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第十三回 序壽文老眼無花 論星數揮毫起草

卻說伯青等人正欲出門到聶家去，見甘誓打發人來請他們，三人只得隨著過來。早聽得小儒在房內說話，請的人先一步進去通報，小儒與甘誓迎至房外，讓眾人人內。茶罷，伯青道：「又盤先生呼喚我等，有何見諭？」甘誓道：「昨晚聞在田兄細述程公出身，前後了然，回房乘著酒興在燈下胡亂將壽文創就，恐率爾操觚，其中難免無不妥之處，特請諸位兄台過來，細加指摘，切勿吝教。」轉身在桌上取過草稿，雙手遞與眾人。從龍接過道：「又盤先生斲輪老手，海內之士無不知名。我等管蠡之見，豈能窺測。你老先生反如此說項，真乃問道於盲了。」說著，將壽文展開，伯青、王蘭也起身聚攏來觀看。從龍念道：恭祝

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部堂程公大人五十大慶。天上貂蟬之族，競說新安；人間龍鳳之英，群推古歙。故伯休宣力，績懋周京；祭酒懷忠，節高漢室。父子奮梁陳之武，重安公真矯矯虎臣；弟兄綿濂洛之傳，河南伯亦錚錚人傑。刺史之勇如虓虎，形畫凌煙；編修之志矢從龍，心銘曠日。是皆望隆先代而德裕後昆者也。大人承燕翼之謨，篤象賢之念。張敷五歲，即解宗梨；公紀六齡，便能懷橘。友於成性，敢燃文帝之箕；弟道克敦，早讓武陵之棗。聽談經而首肯，不信叔癡；聞授硯而心摧，每思祖德。宜其品儕符朗，幼號家駒；才並超宗，早稱雛鳳矣。迨夫侯門聽講，樂坐春風；升屋趨光，願隨夜月。黃文疆勤思積學；劉孫秋雅志通經。兩晦風瀟，寢食於青箱之內；日來月往，居諸於黃卷之中。遂乃腹蘊珠璣，胸羅經史。岑思禮專工詞學，望重南陽；顏之推博極文書，名標東觀。具茲手筆，何難平步丹梯；倘遇心知，大可榮膺紫綬。其奈蹤潛白屋，跡滯青氈。桐可為琴，時無蔡子；竹堪制笛，世鮮桓伊。捧朗日以何時，孰種門邊桃李；怨東風兮未敢，自開江上芙蓉。於是棄介子之觚，投仲升之筆。才子何須科第，且作資郎；英雄自有權謀，甘為書記。而況紅羊劫歷，孫恩之戰艦偏多；青犢兵來，兀術之浮圖不少。袁臨汝刀抽靴裡，令肅旌旗；毛先生錐脫囊中，謨參帷幄。願除梟獍，運籌於量沙聚米之時；誓殺鯨鯢，草檄於鞠旅陳師之會。劉太尉順昌之捷，大都功出書生；謝冠軍淝水之助，群說策由謀主。經略既欽其雅抱，鸚鵡薦登；朝廷亦嘉乃殊勛，鶴班早列。方冀韜陳虎豹，助開平底定和淞；只憑陣布龍蛇，佐裴度削平淮蔡。詎料壺傾竟困，馬伏波鑿鑿都非；峴首誰登，羊叔子風流不再。所幸楚廷頗牧，兵下三吳；當代英彭，威伸兩楚。芻蕘用獻，好觀北府之兵；葵藿久欽，特下南豐之拜。作將軍揖客，大將軍元度超超；為宰相參軍，真宰相天威凜凜。光依日月，傅休期盾鼻重磨；會際風雲，司馬拯刀頭可割。備馳驅之用，不辭戎幕艱辛；儲乾濟之材，何礙軍書旁午。終軍真壯士，有時呈條頸之謀；馬謖亦奇才，臨敵上攻心之策。果爾長江鐵鎖，難當王濬樓船；互地金戈，莫抗太真羽扇。數千里攬槍盡掃，二百年磐石重安；固由李郭忠勤，靖茲狼跋；亦賴邵王贊畫，佐此鴻勛。相臣愛舉不遺賢，屢稱蘇贊；天子自賞以勸喜，特擢慈明。予埋輪露冕之權，用觀臣節；極彩服繡衣之寵，總是君恩。表表英姿，雅稱雁衡體制；恢恢大度，永宜魚像威儀。朱顏有耀日之華，似往歲漢家段穎；丹層上回天之奏，是他年唐室文饒。既而解甲江乾，臨臨粵地；劍藏秋水，普惠黔黎。簾捲春星，從公鹽齏。習熬波之法，憑寓公施展經綸；佐煮海之猷，看此老消磨歲月。未幾蛟龍肆虐，水決金堤；魚鱉為災，波橫赤地。大吏下塞夷之令，才人任保障之勞。痛萬家汎沒風濤，真同己溺；任五夜紛飛霜雪，敢憚辛勤。泄其壅而剛其淤，效原吉治河之法；遏乃衝而防乃突，循季馴築壩之章。鍤以荷而成，雲岸乃成於不日。具補天之術，何愁浪湧桃花；盡搏土之功，竟爾河成瓠子。從此潰無穴蟻，似白公疏柳之堤；依然互若晴虹，儼謝傅甘棠之埭。而且更求秦繹，用拯齊饑。酸風苦雨之中，輒歎嗷嗷鳴雁；斷壁頽垣而外，愁看瑟瑟饑烏。分千倉紅朽之餘，好普天家子惠；濟百里蒼生之困，不叫下澤庚呼。四郊興膏雨之歌，一路有福星之頌。頭銜更晉，是邦家調鼎之臣；手版將持，亦寰宇干城之選。贊襄帝室，潞公為一代偉人；忠於王朝，君實是萬家生佛。今者月剛建酉，節屆生申。較牡丹誕降之期，尚遲五日；正桂子芬芳之際，共祝千秋。始習詩歌，高達夫人堪抗手；預知富貴，朱翁子信可同心。喜庭前棣萼聯輝，侑即盡賈門之虎；慶堂下蘭芽競爽，舞衣皆荀氏之龍。獻瓊島甘瓜，半是東都右姓；進玉門仙棗，俱為北海知交。某屬在下僚，忝居末秩。羨伯溫門第，久托雕樑；慕仲德休風，謬依廣廈。當荀子從師之歲，用慶鬆年；值商瞿得子之時，謹陳萊頌。看此日門盈冠蓋，稱觴於畫錦堂中；願他年勛勒旗常，祝嘏於耆英會裡。

看畢，齊聲痛贊道：「言言珠玉，咳唾九天，我輩敢不五體投地。拜服，拜服！」甘誓捻須大笑道：「非是小弟放肆，既諸位閱過無大瑕疵，想程公生日，各府下僚壽章必多，此作縱不敢直居於前，卻也不致落於人後。」王蘭道：「近代筆墨於酬應之作，不過描頭畫角，敷衍成文。如老先生切實詮發，真不可多得。」小儒道：「壽屏早已辦就，明日即煩者香開；二，要趕在月半前送去。」眾人又說了一會閒話。

伯青等辭出，回到內書廳，喚進連兒叫他至號內備了三騎馬，眾人加鞭向紅文巷來。到了聶家門首下騎，連兒接過馬。

三人步入內堂，慧珠正在樓下打棋譜消遣，洛珠背著手看壁上字畫。慧珠見伯青等進來，忙立起身迎接。洛珠掉轉頭來道：「你們好早呀！昨日說一早過來，騙得我們日出起身，呆呆的守到此刻，點心都吃過三五次了。」王蘭道：「倒是清早就要來的，因甘又盤取出壽文與我們看，所以耽擱住了。少停罰我三杯，以贖此咎。」

洛珠道：「奸便宜事，來遲了罰酒三杯，會吃酒的不算難事。聞得你平日星數極准，罰你代我姊妹把流年細為推算，因何近年坎坷異常，屢遭著對頭尋鬧，想皆是運蹇所致。不知何日方交好運，平安無事。這幾年是非口舌也算見過好幾次了。」慧珠道：「不是你說，我真忘卻了。常聽得伯青說，者香星數最靈，今日要請教請教。卻不可隨口奉承，學那江湖一派。可知道這兩個命是取不到財的，奉承也是枉然。」王蘭笑道：「罰我算命也罷了，偏又想出話來打趣我。算得不准，任憑你們加倍重罰；如算得准，我久有招帖在外，十兩一命，命金少一釐是不行的。你們將八字報了來。」洛珠道：「就這樣說。」叫人取過筆硯，鋪沒桌上，提筆把自己八字同意珠的年月日時開明，送與王蘭。

從龍扯過伯青道：「我們到亭子上望望去，不要在此分了者香的神，算不准要帶累他受罰呢！」又拉了慧珠一齊來至紅文亭內，見石畔有數株丹桂開得正盛，撲鼻香風，令人神爽。伯青抬頭看見窗櫺上懸著一根魚竿，近前取下道：「我們在這池內釣一會魚，誰釣起大魚來，今年運氣即好。我們以魚為卜，比柔雲請者香算命不省些事麼！」從龍道：「使得，就讓你先來。」恰好池邊現成的一個魚桶，盛了些水在內。伯青走下亭階，立在池頭將釣絲解開，上了香餌，拋入水中。不多一會，那釣絲忽沉忽浮直向上流而行，伯青曉得魚來吞餌，猛然把釣竿提起，一尾魚早拖出水面，不料用力太過，釣竿碰在假山石上，震動釣絲，那尾魚在鉤上翻了幾個筋斗，脫卻鉤須又掉入水內去了。伯青頓足連稱司『惜道：「眼見我的運氣是不佳，已有叫驗，不用再釣了。」從龍道：「這卻不干你事，魚已為你釣起，是假山石碰下去的。你再釣一釣，也管還有大魚在後面呢！」伯青重換了香餌，才拋入水內，即有魚來吞食，急忙釣起，是一尾金色鯉魚在鉤上左右潑刺。伯青大喜，取下放入桶內，把魚竿遞與從龍。從龍見釣絲微微走動，提起來看，是一個蝦子雙鉗夾住餌食，甫出水面，即掉了下來。從龍笑道：「這個東西也來同我鬧。」又拋至水內，好半會釣起一尾魚來。隨後慧珠也釣得一尾。伯青還想再釣，見女婢來請他們午飯。

三人收起魚竿，同至樓下，見洛珠正拿著命單在那裡觀看，王蘭一旁指說。伯青等也走過來同看，王蘭道：「他兩人的命皆是先否後泰，連年正交墓庫，所以顛倒若是。今歲秋冬之交，換入好運，從此一路榮華，毫無阻滯。惟晚秀脫運之際，防有災晦；再本命內犯了一重華蓋，將來子女恐艱，又恐壽命不永，若享受清福，即無礙矣。」慧珠道：「我只求免了顛倒是非，管他壽元永永，子息孤不孤。人生百年，都有一死，只要安安穩穩的過些快活日子，就算了。果然秋冬之交脫了否運，定見代你揚名掛牌；若是不准，我們再議。且觀後驗如何！」眾人飯畢，至樓上閒坐，淪茗談詩，直至日色將暮，伯青等方乘騎回衙。

小儒與甘誓早乘燭煮酒以待，小儒道：「此飲專為者香而設，明日即煩開筆書壽序了，愚兄未免不肖。」親自斟了一杯酒，送到王蘭面前。王蘭接過道：「毫末之事，何足云煩。小儒太覺客氣。」小儒又問：「你們早間急急的到晚秀家去，定有樂處，何妨

說給我聽，恨我不能陪行。想起來反不若在南京時快活。」伯青將在聶家如何與從龍釣魚，又說王蘭代慧珠，洛珠推算星數。

甘誓道：「原來者香兄精於星數，可否代小弟一算，這老朽之命何日方死？我非達人，卻不可不知命。」小儒道：「者香命理是屢驗的，猶記會試之日，我請他推算。他說眾人皆可望身列鳳池，惟我命中流年獨殺當令，主有權要之事，定非閒曹。果然獨我得了榜下知縣，竟如其言。者香何妨即在席間，為又盤先生一推。」王蘭叫人取過紙筆，問了甘誓八字，先將身命各宮立定次第，推排星宿，五行生剋。好半會，推算已成，送與甘誓，接過稱謝。見一面畫著圖式，又看後面批著道：

命立亥宮，天奎坐守，府相朝垣，又喜身居紫微，左右相輔，宜大貴之命也。惜乎空劫夾命，忌星當頭，火鈴刑殺，會見三合，科名只可小得，未許大成。加以本局屈木，命居亥水汪洋，天姚客水，又復來浸，水多木浮之故。但府相朝垣之命，主人心地磊落，毫無渣滓。文昌化科，天才合命，主多才也。長生在命，天壽對照，主多壽也。身臨福德，又來福德，主多福也。祿貴駐於遷移，主多遇合也。

又查兄弟宮空虛同臨，手足無助，夫妻宮四殺相侵，妻當多克。子息宮同梁得地，定卜荀龍薛風，萃聚一門。財帛宮天相在垣，見貴得祿。疾厄宮空劫照臨，當有暗疾無妨。遷移宮得祿，出外居家咸宜。奴僕宮日月雙明，交友有助，馭下知恩。官祿宮封誥居之，將來紫浩封頌，屈指可待。田宅宮乏正曜，恒產無多。福德宮紫微朗映，晚福綿綿。父母宮見劫早背，先坤後乾。大限幼年平平；壯年一派亨通之運，名高門岳，利足倉箱；知命之年以後稍遜，幸祿與祿合，得失各半；刻逢午字平順而已；未字來交，先欣八秩筵開，繼美九重詔錫，子貴孫榮，一門和氣。壽元則期頤以外，可望百齡。今年小限在戌冬初，防有小厄，餘皆順適。

甘誓看畢，大笑道：「已往之事，宛如者香兄目睹一般，拜服之至。但是說小弟壽至九十而外，真成老而不死之賊了。」引得眾人大笑。甘誓又道：「小兒及孫輩雖有微名，恐日後未必能符尊論，者香兄難保無謬贊之處。」王蘭道：「皆係據實而言，絕無半點虛譽。況圖內星躔，以及十二官方向，悉本五行生剋推排，確有明證。五行之數，縱我不言，又盤先生亦能解得。」從龍接口道：「凡星數之學，全以五行為主，生剋推明，休咎即准。我卻有一句不通的話，要請問諸位。五行之說起於何時，何以五行配作金木水火土之象，又起於何代？」甘誓道：「五行之說，自古有之。按《禮記月令》：春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。一太皞配木。夏其帝炎帝，其神祝融。一一炎帝配火。季月其帝黃帝，其神后土。一一黃帝配土。秋其帝少皞，其神蓐收。一一少皞配金。冬其帝顓頊，其神玄冥。一一顓頊配水。此五帝與五行之宮。各自為神，文義甚明。五行之數，實肇於此。又《家語》：季康子問孔子門：

『舊聞五帝之名，相配五行。太皞其始於木者，何如？』孔子曰：『丘也聞諸老聃曰：天有五行，水火金木土，分時化育，以成萬物。其神謂之五帝，而易代改號，取法五行。五行更，王終始相生，乃象其義。故其生為明王者，死而配五行。若五行用事，先起於木，木東方萬物之初出焉。是故王者則之，而首以木德王天下，其次以所生之行相承。』康子曰：『吾聞句芒為木正，祝融為火正，蓐收為金正，玄冥為水正，后土為土正，此五行之主而不亂。稱曰帝者何也？』孔子曰：『凡五正者，五行之官名。五行佐成上帝，而稱五帝，太皞之屈配焉，亦云帝從其號。昔少皞氏之子四，曰重該修熙，實能金木及水。使重為句芒，該為蓐收，修及熙為玄冥，顓頊子黎為祝融，共工氏子句龍為后土。此五者，各以其所能者為官職。生為上公，死為貴神，別稱五祀，不得同帝等云。』此五行之考，有所由來，後世悉以五行推度，萬物以賅生剋之理，是以絲毫不紊。實考之於天地山川、人物花鳥，皆以五行尚共象；虛按之於奇遁星算，又皆以五行測其機，五行之用大矣哉！如者香兄論弟之命屈木，木首於五行，又得生理，固雲多壽。」

伯青等人聞甘誓細述五行所生，源源本本，莫不傾心佩服。又飲了一會，各散。

次日，王蘭為小儒寫壽屏，伯青、從龍也不出去，惟與甘誓講論些實學。不數日，王蘭壽屏寫成，將十六幅齊齊掛在壁間，消小儒與甘誓過來觀看。眾人同聲稱贊：「真是鐵畫銀鉤，筆筆遒勁圓到，神致飛舞，墨採光沾。」甘誓道：「者香兄書法逼近鍾、王，即使右軍復生，不過爾爾。者香真不負此姓。」小儒見壽文寫作俱佳，十分歡喜。又配了幾色貴重禮物，差人過江到制台衙門送禮。晚間命廚房備了幾樣精美菜果，為王蘭酬乏。

眾人正在傳杯遞盞，飲得高興，忽見連兒上來回道：「聶家打發人來，要面見諸位老爺，問他又不肯說。」伯青忙叫連兒領他進來。來人到了席前，給眾人請了安，垂手站在一旁。伯青道：「連日衙門內有事，未能到你家去。今晚打發你來，有何事故？」來人道：「前日天氣稍熱，大姑娘晚飯後洗了個澡，在院落裡乘涼。坐了一會，二姑娘先去睡了。他因愛著月色，又多坐了一個更次。大約受了風露，次早發起寒熱來。請了位醫生診視，說是寒伏暑，吃了他一帖藥，也沒有見效。今日午後，忽然嘔吐，又瀉了幾遍，吐瀉才止，又咳嗽起來，兼之鼻孔內淌出似血非血，似涕非涕。現在只是沉沉的睡，連人事都不省，口內唧唧噥噥的不住亂說。趕緊請了好幾位有名的醫生來，說是一夏的重暑遏伏，適值受了點涼，發作起來，無奈邪氣太重，表裡不清，倒很有兩分病，要望出汗方可解散。開了一個方子，吃下去仍然無效。王老太與宋二奶奶害怕起來，打發小的請諸位老爺過去商量商量，有那一位出名的醫生好去請他來診視。」伯青聽得來說，慧珠有病甚為沉重，狠狠的吃了一驚道：「你先回去罷，我隨後即來。那些醫生的藥不用亂吃，等我去再議。」來人答應了幾聲，就退了出去。

小儒道：「據來人所說，婉秀之病甚危，伯青須趕緊一往。今夜是不能回來了，我卻不能去看他，伯青代我問聲罷。」伯青此時大為著急，無心吃酒，忙叫連兒備馬。王蘭、從龍也要同去，伯青道：「小儒兄可知道揚州那一位是名醫，我意在去請他同往。」小儒道：「揚州醫家多是有名無實，縱好也不見得怎樣好手段。」說著，向伯青努嘴道：「甘老夫子精於岐黃，但是不輕易代人診視。俗說薦賢不薦醫。我卻不敢舉薦，你須自去求他。」伯青聽了，即對甘誓作揖道：「晚生不揣冒昧，意在有屈老先生大駕一行，未知可蒙允否？」甘誓道：「小弟雖粗解藥性，何敢言醫。既承伯青兄諄囑，又蒙敝居。停謬舉，小弟勉力一行。惟病者晚間神色不定，未能望切。即以來說人所言，此病雖危，今夜可保無礙，我准於明早前去。」伯青見甘誓已允，連連稱謝不已。起身同王蘭、從龍出衙上騎，一路加鞭，向紅文巷來。未知慧珠病勢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